

淺談統計

魏慶榮

統計是門有系統地研究數據的學科，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部分。一是數據的收集，二是數據的整理，三是數據的分析。以下，我們用一些例子，來說明統計的這三個課題。

一. 數據的收集

首先我們談數據的收集，表面上看來這是很簡單的事情，只要到圖書館翻翻文獻就能了結的事。這種已經擺在那邊，我們無法插手的數據，統計裏叫它做「觀察」得來的資料。這種資料由於不知道它的來源，有時不太可靠。另外有兩種搜集資料的方法，那就是「抽樣」和「實驗」。

像民意調查就是抽樣調查的一種。本來抽樣的目的，是想設計一套方法，在一群很大的母體（如選民），抽出一小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來，然後就他們的意見來做分析。為了具代表性，不偏那個部分（如特定族群），有時還靠丟銅幣的方式（隨機）來抽樣。可是報紙上報導的民調，常常是各個黨派用來造勢而不在反映真實狀況，因此選前三黨都號稱民調對他們有利，造成選民認為統計是騙人

的戲法。還有一些人誤以為到街頭隨便問幾個人，就能代表民意，這跟認為 Call in 就能代表一般人的意見一樣是不對的，因為這種樣本是取自於一特殊的人群（上街的，或想 Call in 的），常常無法代表整個母體。有些廣告也和這個相似，譬如說，「三個醫生當中有兩個推薦 ×× 藥」。這句話暗示我們，所有醫生當中，三分之二的醫生推薦該藥。事實上，我們應該問一問藥廠，是不是只問過三個醫生的意見？而且那三個醫生和藥廠的關係又如何？譬如說，其中推薦的那兩位是不是藥廠老闆的親友？如果是，這種樣本根本就是數目太少又有偏，教人如何能相信？

其次，我們來談實驗。實驗設計是教我們有系統地找「配方」的方法。先舉一個例子。我們常常聽人家說，有人生病了，到某個廟裏抽藥籤，結果吃好了，因此便說這神明很靈。可是仔細想一想，我們會發現吃不好的人，都怪自己沒福氣（誰敢怪神明？），因此在報喜不報憂的情況下，聽到的就只有好的一面了（有偏樣本）。那麼我們如何才能確定神明是否靈驗呢？有一個方法便是安排個實驗，同時找兩組病人，病症相似，一組給神明的藥

吃,另一組給白開水喝,再比較結果,便能明白神明究竟靈不靈了。近代藥品的臨床實驗,就採取類似的設計來檢定新藥有效與否。在工業製造裏,為求產量高、品質好,對進料的成分,溫度的高低等等,則常利用一些比較複雜的實驗設計來安排。

二. 數據的整理

現在,我們來講數據的整理。通常數據有時非常雜亂,有時非常龐大,我們不可能從這些原始資料直接看出所要的訊息。譬如說,大專聯考所有考生的成績,由於多到只能放在磁碟片裏,如果我們想問,今年的數學成績是不是比去年考得好,即使有辦法看遍原始成績,也很難回答這個問題。這時我們先得把資料重組、分類,用幾個簡單的量(叫描述統計量),或畫個圖形,清晰而有效地把訊息傳達出來。常常看見的百分比圖或直方圖都屬於資料整理的部份。至於做摘要的統計量,一般用來描述數據的中心值或最具代表性值,常見的有平均值、中值和眾數(最常出現的那個值)。其次,用來描述這組數據離中心值發散的程度,如級距(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)、標準差、百分位數...等。這些量有什麼用呢?大家可能都用過中文電腦吧,其中字音輸入法很大的困擾是同音字太多,電腦會把所有的同音字列出來教我們選。可是那個字要列在最前面呢?當然是最常用的字!可是那個字又是最常用的呢?我們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的書、雜誌、信件拿出來檢查一下,只有選擇一些樣本來統計一下各個字的使用次數(頻數)。譬如說,有人拿小學六年的課本,

有人拿一年的報紙來分析。分析出來的眾數,就是排在最前面的字。而輸入法的好壞,就決定於這些樣本是不是能代表平常使用的習慣。最近有些字音輸入法,不需要一次選一個字,電腦會自動選字,打完一句還會自動修改,這些功能都是利用比較複雜的統計方法做出來的。

再舉一個例子,假設你是成衣廠的老板,如何決定成衣大小型號的件數呢?某種型號,做太少搶不到市場的先機,做太多又怕賣不出去,怎麼辦呢?這時要是有個成衣型號調查的頻率圖那就好,我們就會明白特大號、大號...、小號等等佔人口的比率有多少,就能幫我們做決定。

在選取描述統計量時,有時要很小心。底下是個有關大學入學是否歧視女性的例子。實際的例子發生在美國柏克萊大學,他們沒有大專聯考,憑介紹信申請的。我們把數據簡化,並假設全校只有兩個系:

	男		女	
	接受	拒絕	接受	拒絕
電機系	30	30	10	10
英文系	5	15	10	30
全校	35	45	20	40

女權運動的人說學校有性歧視,因為男生入學率是 $35/80=0.4375$,大於女生的入學率 $20/60=0.3333\dots$ 。學校緊張了,就去問各個系。每個系都說,我們絕對男女平等。查一下的結果,電機系男、女生入學率都是 $1/2$,英文系男、女生入學率都是 $1/4$ 。這怎麼可能呢?那裡出了錯誤呢?我們看看電

機系總共收了40個學生，遠比英文系的15來得大，而大部分的的女生，60個中的40個，卻又申請英文系，(相對的，男生80個中，只有20個申請英文系)，雖然拒絕率相同，總個數卻相當可觀，因此造成各個系沒歧視而整體看來貌似歧視的現象。換句話說，在系的層次，以男女入學率做為描述統計量是合適的，在學校的層次就會產生問題了。一個比較合理的全校性統計量要考慮到各個系佔的比重，所以用

男(女)生入甲系的比率×申請甲系的學生比率 + 男(女)生入乙系的比率×申請乙系的學生比率

比較能反映出全校的男女生個別入學率。上面的例子，依照這個方法算，男女生入學率都是1/2，相當合理。

三. 機率論

最後，我們來談談數據的分析。這部份的統計叫做推論統計，是要從計算出來的統計量做出結論。像剛剛提到成衣廠的例子，有了頻率圖後，就要決定各個型號的製造個數。由於統計量是由部份樣本算出來的，和由母體算出來的量總難免有誤差，誤差的大小也會隨樣本的不同而變化。機率論就是來描述這些誤差大小的工具。

機率論是個很有趣的題材，常有出人意料之外的結果。假設有一天我們走在街上，突然被邀去檢查，看看有沒有感染到某種危險疾病(如愛滋病)，而結果是陽性反應。碰到這種情況，我們不免會怨天尤人，說這種疾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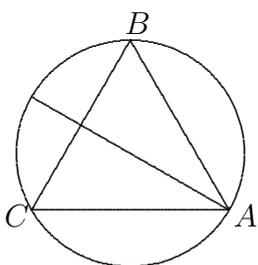
非常少，總人口的一小部份(假設是 10^{-6})才有，為何偏偏就落在我的身上。接著可能會有人來安慰，說這個檢查不是百分之百準的，沒有病而測出陽性反應是有的，而且大到十分之一。可是我們還是憂心忡忡，直覺地認為有百分之九十的機會還是會得到。真的是9/10嗎？其實，檢查還有一種誤差，也就是有病卻得到陰性反應。如果這個機率是1/100的話，那麼我們真正得病的機率應該是

$$\begin{aligned} P(\text{得病} \mid \text{陽性反應}) &= 10^{-6} \cdot (1 - 0.01) / [10^{-6} \\ &\quad \times 0.99 + (1 - 10^{-6}) \times 0.1] \\ &< 10^{-6} / 0.1 \\ &= 10^{-5}. \end{aligned}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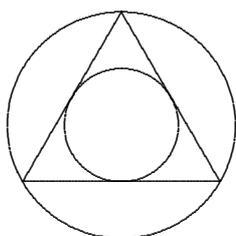
上式表明的是：有了陽性反應後，得病的機率小於十萬分之一。這個數字相當小，因此除非有其它症狀，否則不必那麼緊張。

和機率相關的一個常用語是「隨機」。如果我們從1到10隨機抽出一個數字來，通常我們認為任一特定數字被抽中的機會是1/10。我們事實上“私下”假設了機率的分布是均勻的。這種把「隨機」和等機率等同起來的做法，在可能值，如1到10，是有限個時還好。可是在可能值是無限、連續時，這種直覺就會產生麻煩了。想想看，給定一個單位圓，「隨機」選取一條弦，那麼這條弦的長度大於內接正三角形的邊長的機率有多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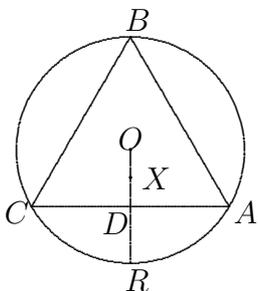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個答案：由於弦的一個端點落在那裡都一樣，我們把它固定在A，由A點做一個內接正三角形ABC。由於另一端點只有落在弧BC上，弦長才會大於邊長，因此機率是BC弧長/圓周長 = 1/3。



第二個答案: 由於每一條弦都由其中點唯一決定, 所以隨機取一條弦等於隨機取圓內一個點。若點落在半徑為1/2的同心圓內, 則弦長大於內接正三角形的邊長, 因此機率是同心小圓面積/圓面積 = 1/4。



第三個答案: 跟上面一樣只考慮弦的中點 X , 由圓心經過 X 畫一條半徑 OR , 其中點為 D 。經 D 點畫一垂直於 OR 的弦 AC , 由 AC 可造一內接三角形 ABC 。不難看出: X 只有落在 OD 上, 弦長才會大於 AC 長, 因此機率是 OD 長 / OR 長 = 1/2。



同一個問題, 居然有三個答案, 什麼地方出了問題? 在第一個答案中, 隨機取弦變成隨機

在圓周上取一點, 而在第二個答案變成隨機在圓內取一點, 在第三個答案卻又變成隨機在半徑上取一點。每個說法都滿足直覺, 可是答案卻都不同。「隨機」就是等機率, 這個直覺行不通了。因此我們談機率時, 一定要確定樣本空間 (是圓周? 是圓內? 是弦?) 和機率 (是否等機率?)。

有了樣本空間和機率函數, 現在我們能描述數據發生的機率了。數據 x 的可能值如果是有限或可數個 (離散型), 我們用機率密度函數 $f(x) = P[X = x]$ 來描述。如果是連續型的, 我們用密度函數 $f(x)$ 在 (a, b) 的積分,

$$P[a < x < b] = \int_a^b f(x) dx$$

來表達 x 落在 a, b 之間的機率。最有名的密度函數就是鐘形的正態密度函數

$$f(x) = \frac{1}{\sqrt{2\pi}\sigma} e^{-\frac{(x-\mu)^2}{2\sigma^2}},$$

$$-\infty < x < \infty,$$

其中 μ 代表中心點 (平均值), σ 是標準差, 可以用來量數據離中心散開的程度。正態密度在許多領域經常出現。物理學家說數學家證明了在正常狀況下, 密度是正態的, 而數學家卻說, 物理學家發現了自然界是正態的。當然這都只是部分事實, 一般人認為在穩定的狀況下, 數據 (如產品的規格) 可以當做是正態的。心理界與教育界認為上智與下愚人很少, 大部份人在中間, 因此構成正態分布 (常態分班的由來)。底下, 我們舉一個實例來看看正態分布在統計推論上的應用。

四. 數據的分析 — 推論統計

這個實例與衛星接收器相關。台灣做的衛星接收器曾在中東戰爭出了名。爲了便於說明，我們把故事稍微加油添醋。有個美國廠商，想要買台灣工廠製造的衛星接收器。他要求兩家工廠各做三個樣本，從三個樣本他要判斷那個工廠的產品不良率合乎標準，比如說，那家工廠產品不良率小於 20%，就選那個。現在假設對某個規格的要求是大於 1.5 (工業界叫做望大需求),A、B 兩廠做出來的結果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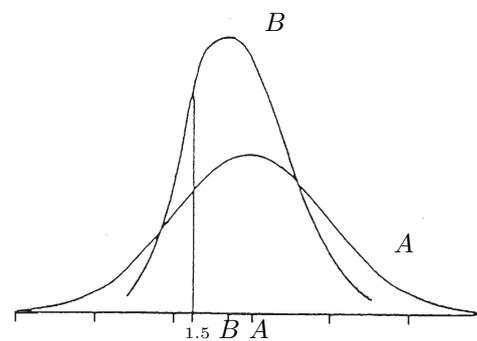
廠商 數據	A	B
1	1.51	1.51
2	1.53	1.53
3	1.7	1.48

很顯然,A 廠三個都合乎規格,而 B 廠卻有一個接收器,其規格小於要求。猜猜看,美商選了那個工廠? B 廠! A 廠很不服氣,要求說明。美商就傳真一份計算如下：

廠商 統計	A	B
平均值	1.58	1.506
標準差	0.0109	0.000048
不良率	0.2524	0.1928

傳真中並說明了,不良率是根據正態分布計算的。A 廠還是一頭霧水。事實上,我們

用白話來說是這樣的:美商假設工廠的製程是穩定的,產品規格的大小依正態密度來分佈。A 廠商雖然都合乎規格,但是產品值的大小發散程度(標準差)太大,如果正態分布是對的話,將來出現不合規格的產品機會就比 B 廠大。B 廠雖然有個不合規格,但是其大小變化很小,依正態分布計算,不良率小於 20%,所以可取。用圖來說明



A 密度較肥胖,B 密度較陡瘦,因此 1.5 左邊的面積 B 比 A 小。

這個例子似乎違反常理,當然還有很多可討論的地方。比如說,用三個樣本來估計平均值和標準差是不是太少了? A 廠是不是逐步在改善他的製程,因此愈做愈好,正態分布是不是還適合呢?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,特別是要選多少樣本才合乎道理,正是推論統計裡一個重要的課題。

五. 結論

在這篇文章裡,我們簡單地介紹了統計的內容,並且用幾何的例子來說明統計的數學工具—機率論,也用了民意調查、藥物臨床實驗、電腦輸入法、工廠製造、性別歧視和病症檢定等做例子,來說明統計應用的廣泛。事

實上，做為方法論的統計，在人文社會科學、生命科學、自然科學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歡迎大家走進這個領域共同努力。

註：本文將同時發表於通識教育季刊。

參考資料

- (1) 比較通識性的入門書，可以參考
Statistics, Concepts and Controversies
2nd ed., D. S. Moore, 1985, Freeman
and Company, New York.
- (2) 有關抽樣調查的入門書，可以參考
抽樣調查，林進田，1993，華泰書局。
抽樣方法之應用，韋端，1990，中國統計學社。
- (3) 有關實驗設計的入門書，可以參考
Statistics for Experimenters. G.E.P.
Box, W.G. Hunter and J.S. Hunter
1978, Wiley, New York.
- (4) 有關統計的誤用，可以參考
跨越數字陷阱，董時叡，1991，遠流。
- (5) 第三節裡舉的隨機選取弦的例子，叫做
Bertrand's paradox，比較詳細的說明及
其它相關例子可以參考

Paradoxes in Probability Theory and
Mathematical Statistics, C.J. Szekely,
1986 Akademiai Kiado, Budapest.

- (6) 有關常態分班與自學方案的討論，可以參看
論國中自學案班級常模五分制之公平性，林
妙香，國科會研究彙刊，人文及社會科學，民
83,7月,4卷,2期,246-263頁。
- (7) 統計在生物、政治、社會和物理世界的許多實
例，可以參看
Statistics: A Guide to the Unknown.
3rd ed. J. M. Tanur et al., 1989,
Wadsworth, California.
- (8) 統計在品管方面的應用以及 Deming 之貢獻
可參考
Dr. Deming, The American Who
Taught the Japanese About Quality, R.
Aguayo, 1990, Carol.
台灣有翻譯本：品管大師戴明博士，汪益
譯，1991，聯經。

—本文作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
所—